

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连绵响了一夜。春晚倒计时结束的时候达到第一个高潮;此后零星不断,在黎明前又达到第二个高潮。集中在第一拨燃放爆竹的大多是像王树仁家那样儿孙满堂、在村子里事事要强的人家,他们欣幸的儿孙们里应外合,力争要使院里的爆竹与屋里电视上的第一记新年钟声同步鸣响。因循传统,赶在第二拨燃放爆竹的自然是魏守礼家这样的或作风老派、或人丁冷清的人家。魏守礼老两口终生没有生养,年轻时收养的一个闺女虽已赘亲,但供神灵、请家前这等事依照老理不便让外姓人做,魏守礼也就年复一年沿着年五更下饺子放爆竹的习惯,繁而有序地在充满火药味的烟雾氤氲中,不断地跪下起来、跪下起来,敬拜神灵,祭奠祖先。一赶忙碌完这一切,最后一次从地上爬起来,新年第一天的太阳偕着不尽的喜悦和期望,也就在这人神合一、普天同庆的气氛中冉冉露出微曦,魏守礼老汉于是拍净两膝上的土痕,也该欣欣然开门纳福了。

抬脚向大门走去的时候,魏守礼老汉忽然心里打了个哆嗦,——他想起了老对头王树仁,但一想起两人的那一次唠嗑,心情即

刻便释然了。王树仁、魏守礼起小在一条河边割草,长大在一个生产队干活,老来还在一排屋檐下晒太阳,进出没有拆过帮。看似一辈子没有当面过不去过,实际暗斗了一辈子。王树仁老婆能养活,稀哩哗啦要了四儿两女,二儿子大学毕业后还在北京谋了事,王树仁老汉在村子里自然也算是踩得忽闪忽闪的人物。魏守礼老婆却始终没有开过怀,好在当年收养了一个闺女。这在农村,魏守礼自然低了王树仁一头,这也是魏守礼在村子里唯一抬不起头的短处。他两人虽然暗斗了一辈子,但真正从根子上伤筋动骨,放不下、撂不开,还只是近一二年的事。——那是去年大旱,因为争水,王树仁急昏了头,竟当着人骂了魏守礼一句“老绝户”!魏守礼当面没去跟王树仁争高低,但在心里却默念了多少遍:“咱走着瞧!”

此后半年,王树仁盖在村西的养牛棚莫名起火,一座麦秸垛寸草不留。第二天灰飞烟灭,魏守礼跑去慰问他,抓起一把灰烬说:

复活

◇ 田承露

“真可惜啊,你还喂着两头牛哩。”王树仁看看他说:“给这条板凳坐,——也不知是啥种出手这么狠!”不久就是新年,魏守礼开门纳福,大年初一门上被人泼了稀茅粪!事后王树仁上门问候,他仔细嗅嗅门上洗刷得残破不整的对联说:“真晦气,这是欢欢喜喜过年哩。”魏守礼朝他笑笑:“来家吃碗饺子,——这都是吃草料的干下的!”之后半年无事。转眼来到秋上,各家各户院里院外都垛满了芦苇,那是村民预备整个冬天用来打席子的原料。王树仁老汉的芦苇家里放不下,将一半放在了侄儿的墙外,不料夜里一场大火,险些连侄儿的一起烧掉。事后侄儿说:“俺叔是火神,走哪把火带到哪。”自此这两冤家背地里就有了俩绰号:一个叫“绝户”,一个叫“火神”。

魏守礼知道“火神”不会就此罢手,他时时留意着王树仁的动静。可等来等去,他做梦都没有梦到,却等来了王树仁的凶信——王树仁得了癌症!惊讶过后,他多少感到了一点失落。就像诸葛亮气死周瑜后的那种失落。不和归不和,老伙计要真一命呜呼了,他心里还真不好受。好在两家在面子上还没撕破,魏守礼提了一包点心去看老伙计。王树仁正挺在炕上,面如土色,身上只剩下一把老皮。看见魏守礼进来,挣了几挣没能坐起来,说话竟然还能非常清楚:“上来伙计,你也上来歪歪……”魏守礼不愿意离他太近,就靠在炕墙门上。王树仁朝他使劲笑笑:“你是来唱诸葛亮吊孝的吧?”一句话说得魏守礼从炕沿上蹦起来:“你这家伙,你——”王树仁语气就一下子正经起来:“老伙计别见外,说句笑话。咱俩起小一块长大,谁不摸谁?——我清楚我的寿险到了,怕也无用,你哥我现在就是见了老弟兄们亲,口前没个把门的,今天我正好想跟你掏心窝子说说话。”这么说着,眼泪就要滴下来。魏守礼急忙往前挪了挪,摸住了他的枯柴似的手。王树仁盯着魏守礼的眼睛说:“兄弟,咱俩起小钻过一床被子,绕着一条大河割草,长大了还在一起厮混,互相没少帮衬,也没少争竞。说句良心话,我家里比你家里人气旺,遇到事上我没少给你窝囊气受。特别这两年,我

先是混帐出口伤人,后来事做得也太钻头不顾腚!唉,自得了这要命的病,很多事我才想通了,人啊,早死咋?晚死咋?终究还不都是眼一冥、腿一蹬,啥你多我少的!——你说这人在硬棒的时候为啥就恹糊涂呢?”魏守礼听他这么说,前嫌顿消,躺在眼前的简直就是自己的亲哥哥,他用手背拭了拭泪,两手使劲攥紧那只枯手,激动得语无伦次:“大哥你也别太觉得自己亏心,我狗日的也不是啥好种,——我看你,再活十年没问题!”王树仁笑了笑:“但愿阎王开恩,不要让我的病得真了。我要能再活十年,我是再也不会跟任何人争竞高低了……”

说这话不久王树仁的病就开始加重,二儿子专程赶回来将老父弄到北京去治,你说怪不怪,专家一会珍,结果出来了:底下医院误诊,不是癌,动过手术,老汉最少还能活二十年!消息传回来,魏守礼老汉也着实为老伙计高兴了一阵子。王树仁回来的时候已经进了腊月,魏守礼去看,王树仁拱在被子里任凭他咋叫哥,都没怎么睁眼,想是做手术日子还浅,魏守礼就退出来。这一眨眼,二十多天过去了,凑今天大年初一,等一会接待过拜年的晚辈们,魏守礼决定去老伙计家坐坐去。这么想着,魏守礼老汉就伸手去抽自家的门帘。

“哧……哧——”一声钝响在魏守礼老汉的门外头炸响,从门缝钻进来的气浪把老汉顶了个趔趄,想是谁家放的二起脚在天上没响,落在自家的门前就响了,还真是一年的好兆头。老汉喜滋滋的抽开门帘,把门敞得溜圆,低头看见满地的爆竹纸屑,连空气里都飘荡着浓浓的大年味。可是回头一看自家的大门,他一下子惊呆了:曾经令他担心、随即又很快释怀的事还是没有躲过,操他先人,……还是去年那一出,新春第一天,又让人给泼了!已经冻结的污秽粘连在春联和木门上,地下分明是两圈令人恶心的黄晕,——这年,这年算是又被那吃草料的给腌杂了!魏守礼老汉又懊恼、又疑惑,正愣不过神来,“哧溜……啪——”又一个爆竹在他身后炸响,老汉回过身去,弯腰拣起没有炸碎的爆竹屁股,一蹦扔出多远,口里一边骂:“这是谁家不长人心眼的孩子,嗯?作死哩吧?嗯?……”



古俾光風

文学副刊

第 12 期

绛县作协 主办

(刊头题字为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张明旺书记)

宅居碎片

◇ 吉青云

一场降雪将连日的阴霾一扫而光。雪后,天空干净爽朗,像个安静的美男子;太阳亲切得很,暖阳下毛孔似乎张开了,骨骼里透着往外扩展的惬意。

松鼠贮备冬粮般,拖回一大堆食材,就不再出门了。院门轻轻关上,就沉浸在了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自我的宁静的也是热闹的充实的,收拾整理屋院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里外奔波,回到家腰酸背痛,仓促填饱肚子,简单收拾下屋子,就再无多余的热情了。即使院里不太脏乱,家里基本整洁,可躺在床上时,脑子里还是会浮现种种繁冗的画面:长时间没有擦拭的家具,卫生间地漏里纠缠着的头发,阁楼上堆积着的废弃的物品……疲惫时想到这些长久积攒的凌乱无序,小小的烦躁郁闷不时涌上心头。身在室内,心却空落落的,仿佛置于无边的荒野。宅居的日子,心忽然一下子安稳踏实了,顿时有了“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腰不酸了背不痛了身不乏力了,不烦躁了不郁闷了不懒散了,说干就

干!

屋子的深层清洁从阁楼开始。平日里常有鸡肋般的物件,暂时用不着扔掉又可惜,堂屋里摆着有伤大雅,只得转移到二层上的阁楼,

久而久之这阁楼就成了委屈的重灾区:电线铁锅塑料桶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各式各样的皮鞋子淘汰多年的门帘子……整个一废品收购站的节奏啊——每一物件都是一个满满的回忆,拿起来又放下审视再三,像是端起了某一段往事,扔掉那些物件的时候,也像扔掉了那段历史,心里忽然莫名的轻松。

对一个购物狂来说,整理衣橱绝对是个难题。每季都要淘淘淘,上一年淘得的衣服又不能丢,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衣橱越来越臃肿。减掉库存是当务之急!不分季节不分类型,把柜里衣服一股脑扔到床上,边看边设想现在是在逛街,完全没有购买欲望的扔一边;有的衣服是好多年前的了,曾经一见钟情现在爱慕依旧,试一试也还能穿得上,但完全不是当初的味道了,狠狠心怜惜着也扔到了一边……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掉三大包。

快感意犹未尽,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用最利落的速度处理了很多废物:过期药品、旅游纪念品、多余的饰品、失效的手续单、买过电器的发票……清理到最后,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且不说物品码放的整齐条理带来的美感,单是憧憬着以后找东西再也不用翻箱倒柜就足以让人兴奋了。

擦拭家具拖地板扫院子,这些小儿科的事情就不赘叙。

屋院终于眉清目秀整洁光亮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心底一曲优美的旋律缓缓淌过……

整理操持家,对一个女性来说,多么重要啊!它是一个女性最基本的能力,是一个女人爱家的最基本体现。不做家务的女性,如同神话里的仙女,也许漂亮美丽聪颖灵动,但是少了人间烟火气。一个女人,做家务的时候,才会感觉自己是完整的,是很有人生价值的。那些家具厨具衣物物件,长时间不打理,都是蔫蔫的灰扑扑的冷冰冰的;一经女性灵巧的手抚摸,一下子光彩照人焕发了精气神儿。有个先生有个儿子,把家弄成了垃圾场,他们似乎又无能

为力,眼巴巴可怜兮兮的等着你来收拾,这恍若救世主的感觉多奇妙多自豪啊!

人生一世,平凡是主旋律。一碟一碗,一餐一饭,洗衣煮饭,洒扫庭院,都是平凡庸常生活。然家务小天地,人生大舞台。女性的兰心蕙质超凡脱俗家务里可尽情演绎。这里跟任何职场一样,女性可以挥洒才情可以寄予理想。一个女性,如果在家务上不懈怠,一丝不苟有所修为,她必将懂得如何经营自己如何经营婚姻;一个女性,如果肯将家务心经移用于职业,普通的工作也能风生水起!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居所,又何尝不是一个人心韵的外在显现?宅居的日子,像拂拭心灵一样,清理下我们的居室吧,让居室更清爽更温馨,让平凡的日子更条理更光鲜!

散文

